



远去的船

张
长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远去的船/张长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3.6

ISBN 7-222-03748-9

I. 远...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39827 号

责任编辑: 沈正德

封面设计: 西里

责任印制: 洪中丽

远去的船

张长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邮编: 650034

云南省印刷技术研究所印刷厂印装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90 千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2-03748-9

定价: 18.00 元

小舟从此逝

——代序

夜读苏东坡《临江仙》一阙，极喜“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一句。有专家以为这是闲适隐逸之意，我不以为然。它和另一首气魄很大的《水调歌头·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对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茫茫时空的一种敬畏，一种无奈。英雄豪杰，一代天骄……历史的巨浪无一例外地淘尽了，小小的生命之舟也将永远消逝在浩淼之中。这并非逃逸，只是道出了宇宙的一个普遍规律：一切都随时离此而逝去。

有趣的是，时隔约一千年，被认为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时间简史》里所表达的也正是这种“浪淘尽”、“从此逝”的哲学思想。只不过霍金是从宏观的宇宙来看时空的：所有的物体、星系都在膨胀，都在向不可知的远方逃逸。何况人和人的一切！其渺小微不足道。

是故，书名就叫《远去的船》。

《远去的船》同时又是收入这个集子的一个单篇的名字。写的是柴可夫斯基的《船歌》。在我听来，那旋律仿佛就是生命的小船歌吟着，由远而近，又复远去，烟波浩淼，不知所

终，只有耳畔留下欸乃的桨声久久回荡……

这个集子所收的作品都写于逝去的昨天。跨度约 20 年。编选时，我又仿佛听到我生命的小船的桨声了。虽然最近的几篇写于 2002 年 9 月，尚未发表便收入集子，但从写完的那一刻起就已成为过去。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早期的作品（包括几篇游记）感情色彩较浓，当属于抒情散文一类。而后期的作品有点像随笔，甚至有的还略有杂文色彩。抒情散文或记叙散文，只要有真情实感，有一定的文字表达能力，一般不难写好。然随笔就很考人。好的随笔必须既有一般散文的“情”趣，又要有“随笔”这一特种散文的“理”趣。按我的说法，它既要有情感信息量，能使读者有所“感”；它还得有知识信息量，让读者有所“悟”。一篇随笔佳作，常常在两三千字里压缩大量的情感信息和知识信息，很能看出一个作家的感情世界、知识结构以及思想品位。娓娓道来，亲切感人，却又深入浅出，丰富而深刻。读梁实秋、汪曾祺、董桥的作品就有这种感觉。因此，要让我判断一篇好散文（广义散文，当然包括随笔），不是看它是“传统”或“另类”，而是看它能给予多少我未体验过的情感和未知的知识，让我受到多少感动和教益？读者也可用这个标准来评判这些作品，且可以看出我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远去的船》载着我 20 年的时光与生活离我远去了。这条小船上还多少载着些许收获。自难与丰收者比，但还能聊以自慰。

不抱怨过去，不幻想将来，重要的是现在。所幸我还活着，就活在现在。这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每天都活得像明天就去死一样，有多少该做的事啊！那一定是忙得不可开交的。

2002 年中秋节后一日

目 录

麻将.....	(1)
广告.....	(5)
送礼.....	(9)
见官.....	(13)
请吃.....	(17)
照片.....	(21)
出书.....	(25)
说谎.....	(29)
说假.....	(33)
说忘.....	(37)
制怪.....	(40)
垃圾.....	(43)
挤车.....	(46)
约会.....	(51)
宠物.....	(54)
门镜.....	(58)
卡拉 OK.....	(63)
电视.....	(66)
电脑与信息.....	(69)

远去的船	刹那的净化	(72)
	永远甜蜜也不易	(76)
	平常人	(79)
	我与酒	(84)
	我与烟	(86)
	我与南糯山茶	(89)
	再说喝茶	(92)
	我与名片	(95)
	蕨菜	(98)
	春城说菌	(102)
	买菜	(106)
	由“喝尿”想到的	(111)
	自知	(114)
	知人	(116)
	知足	(119)
	知耻	(121)
	忏悔	(123)
	阳台	(126)
	夕阳	(129)
	春天的回旋曲	(132)
	小路	(140)
	故园	(143)
	那株芒果树	(146)
	近距离回眸	(148)
	倭尼山听歌	(153)
	远去的船	(157)
	丁字坡扫描	(161)

雨晴浓淡写狮山	(165)
滴水珠江源	(171)
苍山怀古	(175)
文笔指蓝天	(180)
石宝山识宝记	(185)
阿央白	(195)
满贤林	(199)
花溪杜鹃啼	(202)
初识湘西	(208)
怪哉“酒鬼”	(210)
山的森林	(212)
谒沈从文墓	(215)
辉煌的书院	(218)
金舟银帆	(220)
西出阳关 ——巴基斯坦散记	(224)
我的读书	(237)
宏微互见 巨细兼容 ——读《科学·艺术·哲学断想》	(239)
不应遗忘的格言 ——读《菜根谭》	(241)
体验细腻 ——读《唐宋名家词选》	(243)
真与灵的完美统一 ——读《晓风吹起》	(245)
净化灵魂的旁白 ——读《最后的海菲兹》	(247)

远 去 的 船	爱，需要学习	
	——读《爱的艺术》	(249)
	诗情中的哲理	
	——读《守望的距离》	(251)
	人生问题的再解答	
	——读《爱与意志》	(253)
	爱的清泉	
	——读《傅雷家书》	(255)
	新鲜的古老	
	——读《廊桥遗梦》	(257)
	开卷的悬念	
	——读金庸的武侠小说	(260)
	必要的精神按摩	
	——读《心理医生》	(264)
	宇宙在细胞里交响	
	——读《细胞生命的礼赞》	(267)
	画家的文学底蕴	
	——读张建中的画	(271)
	漏斋点滴	(274)
	永远的文学	(278)

麻 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赌、毒几近绝迹。近几年妓女、麻将、海洛因等词汇又不时见诸报端。以麻将为例，因介乎娱乐与赌博之间，搓搓玩玩，似无伤大雅，节假日亲朋好友围桌作方城之战亦不必羞于启齿，和下棋打扑克一样是很公开的。要有个输赢，那点儿钱也只是象征性的，目的只在于享受友情或天伦之乐。眼下，这种玩法不多了。改革开放，国人都忙着挣钱，白天炒股晚上聚赌也是一种生财之道。于是沉寂多年的麻将作为一种首选的赌具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中国人的八仙桌。

开始我总以为参与搓麻将的无非是一些小老板、街道里弄上的无业人员等等素质不太高的。实际上远非如此。我认识一位女士，人体面，职业也体面。总以为业余时间大约是谈诗论文、绘画习字吧，孰不料一位男士偶然谈起她时，才知她玩得一手好麻将。这男士夸她只凭拇指感觉便能摸出手里是什么牌，八九不离十。我颇为惊讶。须知修炼到这种道行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夫。想想这么文雅的一位女士于牌桌上“啪”一声砸出一张牌，娇喝一声“幺鸡”，实在不是滋味。要是兰花指间再来一支香烟，就让人想起姨太太了。然而友人说，这又是少见多怪。当今这种新潮女性已非凤毛麟角。玩麻将的不仅是

个体户、开出租车的所谓“引车卖浆者流”，不少还是文人雅士或曰“白领阶层”。我就听说一位省级“名记”，玩麻将着魔，最终挪用公款数万而受处分的。前几年一位在党政机关工作的熟人，大约白天办公室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弦绷得紧紧的，晚上想松弛一下，便呼朋唤友，每夜于家中聚赌，扰得四邻不安，被告知派出所，这位老兄当晚就让公安带走，搞得斯文扫地。有狡猾的，改在宾馆开房间聚赌，没日没夜，昏天黑地。

以上当然都是玩钱的。赌资少则数千，多则几万、几十万！我想神州大地，每晚那噼啪之声，大约从未停息过的。故有人戏称，如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国山河一片“麻”。这自是夸张的话。但全国染有“麻”癖者肯定不是一个小数字。诚然，有此癖者不都是坏人。我岳母的一位邻居，搞艺术的，人就很正派，时不时也玩玩麻将。我常住岳母家，忽一夜于睡梦中被“啪”一声清脆的敲打声惊醒，多年失眠，惊醒时只觉心脏狂跳不已。以为什么东西打碎了，开灯，一切很好，想是做梦，复又闭上眼睛。“啪”！又是一声。这绝非是梦。又开灯，并起床到厨房查看，仍未发现异常。闹鬼了？索性开灯等着，几分钟后，“啪”声又起，这次拿准了，是隔壁。静听却又万籁俱寂，半夜三更，这是干什么呢？玩麻将。怕打扰邻居故噤声，止不住手痒故砸牌。其实你哗啦哗啦搓也就罢了，没准我还睡得着。这冷不丁“啪”一下“啪”一下的，老让我想着下一声又来了，果然！那一晚便这样晕晕乎乎的，只等着每隔那三五分钟的一声“啪”，如是直到天亮，真是苦不堪言！从此以后，对麻将更加深恶痛绝。我以为抛开“聚赌”这不光彩的词汇不说，深更半夜，稀里哗啦，鬼喊辣叫，也是文明人所不该为的。

自古博弈一家，凡有输赢，皆可成赌。然而奇怪的是，以

象棋、围棋赌钱的似不多见。究其原因，那是一打一，你赢只赢一个；而麻将是一打三，一旦赢了，三家都要俯首认输，上贡称臣。光就这一点，心理上满足程度就成倍增加。倘赌的是钱，看到几个输家或哭丧着脸或强作镇静，却都不得不把筹码或钞票一一送上来，谈笑间，成千上万就堆在面前，那实在是很愉快、很诱人的。当然，此等好事应该全人类分享成果，故早在20年代，闯荡英美的华人便把麻将带到西方了。梁实秋先生有篇文章就提到这事。说他们开馆授徒，耐心教老外搓麻将，使其慢慢体会个中三昧。惜乎囿于文化传统，这消愁解闷发财致富之道终难被洋鬼子们接受，比起我们能很快接受他们的鸦片，这实在是很遗憾的。我寻思，也许麻将和方块字一样，对老外来说，这玩艺儿实在太“中国”。

为名忙，为利忙，忙里偷闲，搓麻将去。为适应这“忙”，今天连打麻将的节奏也加快了。世纪末的麻将兴推倒就“和”，见效很快。早年可不是这样，推倒后要慢慢数“方”，那些麻将圣手会数出“二八将”、“一条龙”、“自摸”、“满贯”等等一大串名目，甚至彻彻底底一副滥牌，也会玩出个“十三滥”，结果输家成了赢家。此等变化万千的奥妙，的确蕴藏着丰富的东方智慧，足以使爱因斯坦也头晕眼花。难怪中国人从白丁到学者，对麻将都爱不释手，乐此不疲。

近闻论者曰：麻将好，麻将有利于安定团结。那亲切随和的气氛，团结也；那一上桌便什么也不想，安定也。这使我来了兴趣，想查查这伟大的发明该归功于谁？可惜翻遍架上的工具书终无所获，只好有待专家考证了。

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和指南针、印刷术一样，这不朽的发明百分之百是我们的国粹！

1997年5月9日

补记 终于查到麻将的发明者是元末明初一个叫万秉超的人。据说他因仰慕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设计出这一百零八张牌，有如一百零八张魔方。我想，没研究过周易，不懂点术数，难得有此科研成果。万般禀赋确实超人。

另据报载：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受理的离婚案件中，86.4%皆因一方搓麻将而导致夫妻感情破裂，这恐怕是这位发明家始料不及的。

我同时也听说，在麻将桌上大赢了一把，后洗手不干，后下海，后炒股成为百万富翁的。

还听说，约官员打麻将，串通好在桌上不断给他“放炮”，官员赢得开心，行贿者也心安理得。此等行贿方式，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端的高明！

不管是利是弊，麻将终得不朽，信哉斯言。

1998年3月2日

广 告

不知什么时候起，我们生活在一个广告的海洋里。“海洋”一词甚至还不足以形容它的存在。广告事实上已经占据了我們整个时间和空间。全时空！全方位！！

打开报纸，广告！打开电视，广告！打开收音机，广告！走在路上，更是叫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的广告！广告告诉你：某种口服液喝后可以延年益寿；某种酒因为是“星”们喜欢喝，所以你必定会喜欢喝；吸烟有害健康，但是他那个牌子最好；而你如果有臭脚丫，只有用他的药才管用，等等，等等。有次走在路上，突地迎面伸过一只手拉住我，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在光天化日之下碰上了抢劫，一看，冲脸又是一个广告，介绍一种丰乳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到背街小巷，广告也比比皆是。那些上不了大街的黑十字广告几乎贴满了每根电线杆，一位“归国华侨大夫”或“退休老军医”保证他可以治好那种见不得人的病。“一针见效”云云。

到大自然中，到风景名胜地区，你以为可以躲开广告了，不然。更大、更气派的广告常常挡住你的视线。这回是一位妙龄女郎冲你媚笑，向你推荐一种高档电器或豪华轿车或小别墅，会让人觉得你如果不想办法凑钱去买，简直是个大傻瓜。

广告是一种饱和轰炸，是一种强制灌输，只要你有一双眼睛，一双耳朵，不管男女老少，住中南海或是大杂院，一律得听他的、看他的。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并且真的在潜意识里接受下来。尤其是孩子们，看到一个嘴巴还沾着饮料的小老外美滋滋地说“棒极了”，便要缠着大人去买这种饮料。成人又何尝不是这样？虔诚地每日喝一支某种口服液，深信不疑地倾听“星”们给你推荐某种化妆品、电器、副食品，并马上成了这些商品的最佳消费者。

生产厂家或广告商们深知名人广告效应，摸透了消费者相信“星”、崇拜“星”的心理：这些人吃惯用惯，见多识广，介绍你买的绝对是好东西！因之，厂家要请“星”们做广告就理所当然。他们金口玉牙，嘴巴一张一合之间义务为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多少奉献啊！

但经名人做的广告，所推荐的商品未必都是好的。报载，相信明星广告而买回商品后方知上当者不乏其人。碰上这种事，上当者只有纳闷。

中国有句俗话叫“酒香不怕巷子深”，或曰“良贾深藏若虚”。这恐怕只适用于小农经济的社会。当今伪劣产品也可以借用广告先吹个天花乱坠。反之，再好的产品不做广告也休想进入市场。我的家乡就有这样的例子。比如敝境所腌制的火腿，其味之独特，口感之鲜美，实非其他名牌火腿可比。盖因选用小种猪，肉质细嫩，肥瘦适中，宰杀时以稻草火烧毛后用当地优质井盐经特殊工艺腌制而成。品尝过这种火腿的无不击碗赞叹。惜乎敝境所处位置一穷二白，商品意识淡薄，无所谓广告，这种火腿也就只能是自腌自食，少有作为商品上市的。事实上，今天遍布全世界的广告，早在小农经济之前就有了，考古学家就曾在古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中挖掘出一幅约有3000年历史的文字广告，该广告以一枚纯金币悬赏捉拿逃亡

奴隶。到公元 1450 年左右，德国谷登堡发明了活版印刷术，才开创了广告的新纪元。欧洲工业革命，广告成了“印刷图文的推销术”，此后，广告就一直如火如荼地发展，直到今天。

今天，我们虽有广告，但比之于它的历史和先进国家实在是太幼稚了。虚假广告、庸俗广告、莫名其妙的广告不时出现。有的生产厂家或广告商只要短期效应，制作了很多不负责任的广告，给厂家、给消费者、给全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不能低估。

对广告，我个人不怎么喜欢。我消费一靠自己多年的经验，二靠先用过的朋友的推荐，该买什么，不用你来指导，“新产品”什么的，有时是越新越假。看到广告，是报纸就当废纸，是电视就闭目养神，是收音机就关掉。

但还是逃不出广告的包围，甚至是一些如污泥浊水、如苍蝇、如死蛇皮的广告，那实在叫人厌恶。前些时乘车途经城郊结合部，又是一幅广告从高空横越马路，斗大的字写道“力拔山兮气盖世，不食鞭兮事不济”。滑稽的是，恰恰在系广告的电杆上，还是那主治梅毒、淋病的“香港老医师”的黑十字广告，这实在是对这条广告最微妙的注释。

是的，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就必得有广告，广告的发达与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标志之一。早在 1968 年，美国的广告费就超过 180 亿美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广告投入的数额肯定也不是一个小数目。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广告业的发展，广告业的发展又不断“制造”多种需求来刺激消费，从而促进整个经济加速发展。不管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未来的广告只会是越来越多。只是别忘了：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厂家、广告商也得讲点精神文明。

写这儿，竟莫名其妙地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红海洋。那时，血红的语录牌也像今天的广告牌一样遍布神州大地。当时，“一句顶一万句”的语录是字字奉为圭臬的。我参与竖起过很多语录牌，其中一块“最高指示”道：“……不须放屁！”^①

1997年6月

^① 毛泽东《乌儿问答》。

送 礼

送礼赠答，贤者不免。礼尚往来，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开始，人们送礼大约只是表达一种尊敬和亲近之情。礼送了，情表了，也就完了，并不期待着对方要为自己做什么事。它本身的目的是很美好的。当今送礼可不一样了，它常常成为达到另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这辈子既送过礼，也收过礼。既把送礼当成表达个人感情的一种目的，也曾把它当成达到另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生活在世纪末的滚滚红尘中，我难免俗。

知道送礼最早是给儿时教我念《三字经》的老先生送大麦饼。每年中秋，母亲必得烤几个大友饼让我给老师送去，以感激他的教诲之恩，也算束脩吧。《论语》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种礼孔老夫子也主张送的。

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不兴送礼。我开始享受礼物是在50年代中期在西双版纳当乡村医生时。晨起，常见门口竹篱上挂有芭蕉叶包着的糯米饭、腌酸菜或几个野芒果，往往不知是谁送来的。乡亲们用这种方式给予，并不要求回报。60年代，我曾请人帮忙盖一间简陋的小厨房。又砍竹子，又割茅草，盖屋时只准备了一壶开水、两包香烟了事。

收受礼物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我曾保留着结